

蘇聯文藝

8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目 錄

(第八期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一月號)

拉 進 斯 基：蘇聯文學與戰爭……………	(喬 士譯)……	3
----------------------	----------	---

~~~~ 小 說 ~~~~

巴 夫 連 柯：地雷狂想曲……………	(奚 溪譯)……	8
哈 馬 堂：西伐斯托波爾人……………	(林 陵譯)……	16
帕斯多夫斯基：琴 弦……………	(修 士譯)……	41
畢爾文采夫：試 煉(續)……………	(白 寒譯)……	45

~~~~ 詩 歌 ~~~~

畢爾伏馬伊斯基：泥 土……………	(璦 譯)……	84
別 德 納：莫斯科的禮炮……………	(凌 譯)……	87
薇拉·英倍爾：親愛的姑娘……………	(鈴 譯)……	88

~~~~ 文 錄 ~~~~

拉 伊 興：赤爾納雪夫斯基的生平……………	(水 夫譯)……	90
雪 赤 爾 平 娜：赤爾納雪夫斯基的寫實主義……………	(楊 朱譯)……	107

~~~~ 戲 劇 ~~~~

赫 密 列 夫：靈感的泉源……………	(喬 士譯)……	112
羅 京：莫斯科的戲劇生活……………	(卓 費譯)……	115
李 凡 諾 夫：史達尼斯拉夫斯基……………	(遇 通譯)……	119
史達尼斯拉夫斯基：論莫斯科藝術劇院的藝術……………	(遇 平譯)……	123

工作

~~~~~ 音 樂 ~~~~~

- 葛里埃：蘇聯音樂的進展……………(高明譯)… 131  
叔斯達柯維赤：拉赫馬尼諾夫……………(高明譯)… 136

~~~~~ 評 介 ~~~~~

- 屠雷林：描寫祖國的三部曲……………(周迪譯)… 138
作者介紹……………(編者)… 153

插圖：史大林像——2—3；

「衝擊冬宮」(史赤格洛夫繪)——6—7；

「赤爾納雪夫斯基的示衆」(列赫特繪)——104—105；

「戰爭與和平」的演出——116—117；

莫斯科藝術劇院同人(1899年)——126—127；

葛里埃——132—133。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 8

蘇 聯 文 藝

第 八 期

★ 一 九 四 三 年 十 一 月 出 版 ★

編 輯 者 施 維 卓 夫

發 行 者 蘇 商 時 代 書 報 出 版 社

上 海 斜 橋 弄 六 十 號

第 一 區 公 署 警 務 處 登 記 證 C 字 一 一 一 〇 號

每 冊 定 價 十 二 元

\$12.00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Н. И. Швецова

№ 8, Шанхай

Октябрь-Ноябрь 1943 г.

| | | |
|---|--|-----|
| В. Раджинский | —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война | 3 |
| ПРОЗА | | |
| П. Павленко | — Минная рапсодия | 8 |
| А. Хамадан | — Севастопольцы | 16 |
| В. Паустовский | — Струна | 41 |
| А. Первенцев | — Испытание (продолжение) | 45 |
| СТИХИ | | |
| Л. Первомайский | — Земля | 84 |
| Демьян Бедный | — Салют Москвы | 87 |
| Вера Инбер | — Девушка родная | 88 |
|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ПРОШЛОЕ | | |
| (К 115-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 | |
| Д. Я. Райхин | —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 90 |
| В. Щербина | — Реализм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 107 |
| ТЕАТР | | |
| Н. Хмелев | — Источник вдохновения | 112 |
| И. Родин | — Театральная жизнь Москвы | 115 |
| (К пяти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К. С. Станиславского) | | |
| В. Ливанов | — К. С. 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 | 119 |
| К. 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 | — 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атра | 123 |
| МУЗЫКА | | |
| Р. М. Глиер | — Прогресс музыки в СССР | 131 |
| Дм. Шостакович | — Рахманинов | 136 |
|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 | |
| С. Дурылин | — Трилогия о Родине («Хож-
дение по мукам» Алексея
Толстого) | 138 |

КОРОТКО ОБ АВТОРАХ

НА ОТДЕЛЬНЫХ ЛИСТАХ: Портрет И. В. Сталина — стр. 2-3; с карт. худ. Щеглова «Штурм Зимнего Дворца» — стр. 6-7;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казнь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с карт. худ. Лехт) — стр. 104-105; постановка «Войны и мира» — стр. 116-117 трупп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го Театра в Москве (1899 г.) — стр. 126-127; композитор Р. Глиер — стр. 132-133.

蘇聯文藝

8

REVIEWS & REVISIONS 1943

上海蘇南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Spring 1943

SHANGHAI



рас и семья”）和孔斯當京·西蒙諾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的劇本「俄羅斯人」（“Русские люди”）都是蘇聯的領導報紙「真理報」（“Правда”）所發表的。

這是因為好的文學被蘇聯紅軍所需要，這是因為蘇聯作家被紅軍視為反抗侵略者的鬥爭中的武裝同志。

「史大林格勒」（“Сталинград”）這幾個字已經成為勇敢與頑強的符號。正如保衛史城這一史詩式的戰役的一位參加者所說：我們保衛史大林格勒不僅是用我們的肉體，並且用我們的靈魂。」

幫助戰士們保衛國家，這是蘇聯作家們的當前任務。由於敵人對於祖國的榮譽與自由的威脅，以及對於蘇聯文化的威脅，使得一切的蘇聯作家都作為一個真正的愛國者而獻身於唯一的目的，這就是保衛祖國。

在戰壕和掩蔽物之中的戰鬥人員有充分的時間來思索。這正是他來體味「俄羅斯」「愛」「祖國」「幸福」這些字眼的意義的時候。他從一個新的角度在看一切東西，記起過去讀過的書籍，並且會意識到他曾經從那些書籍中獲得大量的勇氣——為祖國而戰為祖國而死的勇氣。在戰爭時期，這些書籍是戰士們的忠實可靠的朋友。這裏有一切吻合的事實，為人而獻軀的事實。

一個士兵在戰鬥中被敵人所包圍。他打電話給他所屬單位的指揮員，但是指揮員告訴他不可能來解救他，因為德國人太近而他們的隊伍太遠。這個士兵和指揮員的最後電話是悲慘而動人的。「你現在打算怎麼辦呢？」指揮員問。「我要讀鮑里斯·戈爾巴朵夫『給一個同志的信』（“Письма товарищу”）」，這本書裏一切都有的，」這個士兵回答。

是的，戈爾巴朵夫的書說了很多東西。它說到我們祖國的偉大和美麗，說到軍人的神聖義務，當他們是為正義的目的而戰的時候，當他們是為榮譽和光榮而戰的時候，或者，如這個作家所說，「為這個世界上的生活而戰」的時候。

這正是目前蘇聯文學的基本特徵。它是服務於紅軍的文學，它是為祖國，為自由和民主的神聖戰爭的文學。

有九百個蘇聯作家，詩人，散文家，劇作家和批評家們，在紅軍的

行伍之間，有些指揮員是各大報紙的通訊員，有些是前綫報 的撰稿人，有些作家在潛水艇裏，有些作家參加了與敵後的游擊隊共同作戰的人民大眾的隊伍。我們的同志在戰場上犧牲的不在少數。

在後方的作家們也不能置身於蘇聯人民反法西斯蒂的這一種神聖的和正義的戰爭之外。所以，蘇聯文壇領袖阿列克賽·托爾斯泰（Алексей Толстой）在最近答覆莫斯科作家協會慶祝他六十壽辰的祝辭的時候，說：「是的，我是六十歲了。假使是在別的時候，我會寫寫回憶錄，種種玫瑰花的。而現在却有另外一種力量驅使我。」

這個力量就是一個作家對於他的人民的責任心。

我們也指出一些最普及的作品，其中最傑出的則為А·托爾斯泰的「陰鬱的早晨」（“Хмурое утро”），「苦難的歷程」（“Хождение по мукам”）三部曲的第三部。這三部曲所描寫的是作為審判和受難的結果而產生的二十世紀的俄羅斯。托氏化了二十年的功夫寫作這個三部曲，曾經擱置一些時候，後來又重新執筆。他由於這作品而獲得一等史大林獎金。獲得史大林獎金的另一小說是描寫法國的悲劇的「巴黎的淪陷」（“Падение Парижа”），伊利亞·愛倫堡（Илья Эренбург）作。

戈爾巴采夫的「給一個同志的信」和「塔拉斯與家庭」，上面已經提過。凡西利·葛各斯曼（Василий Гроссман）的「人民不死」（“Народ бессмертен”），描寫一九四一年俄羅斯人民的英勇鬥爭。尼古拉·鐵霍諾夫（Николай Тихонов）的「列寧格勒的故事」（“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描寫列寧格勒人民保衛該城的英雄式的頑強。鐵霍諾夫是一個兵士，由於他的勇敢和他的輝煌的著作（「基洛夫和我們同在」（“Киров с нами”）一首詩，「列寧格勒的故事」，還有許多隨筆，都是在被圍困的列城所作的。）獲得了一等軍功勳章。女詩人馬加里達·阿麗格爾（Маргарита Алигер）的長詩「淑雅」（“Зоя”），是描寫一個女英雄淑雅·柯斯莫台米羊斯卡雅（Зоя Космодемьянская）的驕矜而悲慘的命運，她是一個女學生，是在莫斯科附近被德軍處死的，特伐爾陀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Твардовский）所作「瓦西利·吉爾金」（“Василий Теркин”），是一首

詩，敘述一個俄羅斯步兵，肉體與精神都健康，好脾氣，勇敢而聰明，是一個真正的同志和軍人；他過去是個農民，他認為戰爭是一種勞動，艱苦的勞動，但却是必須的，因為除非把侵略者逐出國土之外，蘇聯人民就不能得到休息。

俄羅斯詩人的作品已經普及於全國。音樂家們把這些譜成樂曲，人民就歌唱它們。最最深入大眾的是阿列克賽·蘇爾柯夫(Алексей Сулков)，米海伊爾·伊薩柯夫斯基(Михаил Исаковский)，陀爾馬托夫斯基(Евг. Долматовский)等人的詩章。孔斯當丁·西蒙諾夫是軍隊中的一位大寵者。他描寫愛與忠的「等着我」(“Жди меня”)一詩已經被幾百萬的戰士背熟了。這些詩是雄偉的士兵們的抒情詩，其中充滿了對於毀壞我們家鄉的敵人的仇恨，和對於祖國和親人的愛。

蘇聯人民的文學還不僅是俄羅斯文學。蘇聯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由不同的種族以同胞的愛結合而成。因此蘇聯文學也是多民族的。承繼了偉大古典文學如普希金(А. Пушкин)，托爾斯泰(Л. Толстой)，杜格涅夫(И. Тургенев)，陀斯托益夫斯基(Ф. Достоевский)，高爾基(М. Горький)等的俄羅斯文學，當然是其中的主要者。但另外還有四十多種文學，它們各有自己的背景；傳統和不同的發展階段。

.....
藝術家巴夫洛·賽慶那(Павло Тычина)，烏克蘭的桂冠詩人，寫過一篇浩大的詩，題為「友人的葬禮」(“Похороны друга”)。

戰爭以來烏克蘭的散文作家們寫過許多出名的短篇小說，小小說，描寫烏克蘭.....遭受的悲劇的命運。亞力山大·陀夫任果(Александр Довженко)，是曾以「兵工廠」(“Арсенал”)，「大地」(“Земля”)等影片而被推崇的導演，他寫了許多短篇小說，描寫烏克蘭人民反對.....的鬥爭。

烏士別克(Узбекистан)，白俄羅斯(Белоруссия)，喬治亞(Грузия)，亞美尼亞(Армения)，和大齊克(Таджикстан)的作家們從開戰以來已經產生了許多傑出的作品。

蘇聯文學是生根在人民中的，它從人民吸取力量，精神，和靈感。蘇聯文學是和古典俄羅斯文學的傳統以及作為這傳統最高的精粹的人文

主義緊緊的連接在一起的。要回答這樣的問題——蘇聯文學的人文主義是什麼——可以看俄羅斯女詩人薇拉·英倍爾（Вера Инбер）的詩。她在列寧格勒被圍的時間中一直住在那裏，她是在事發之前剛到的，人家勸她快走，她說：「我不是來遊歷的，我是來和人民共同對敵人作戰的。我不願意活在歷史的邊緣上。我要參加創造歷史。」

薇拉·英倍爾在她的「列寧格勒詩篇」（“Ленинградская поэма”）裏說到那些被困的可怖的日子，……，恐怖，嚴寒，飢餓和悲慘的日子——當「飢餓使人們變成死屍模樣」的時候。「這不是訴苦」，女詩人說，「這是對希特勒主義的控訴。這個控訴對於把世界從災難中解救出來的事業是有其重要性的。這就是人文主義，而我們是人文主義者，『在蘇維埃政權之下生長和發展了二十六年的，多民族的人文主義的蘇維埃文學，它的聲音給與戰鬥人員們以靈感，勇氣和勝利的信念。」

有一次，在德國人轟炸列寧格勒的時候薇拉·英倍爾對着紅軍們朗誦她的詩篇「高射砲」（“Зенитная Артиллерия”）。

她誦完的時候，指揮員說：「你聽見蘇聯高射砲爲了保衛這個城市而發出聲音的時候，你很高興。而我們聽見詩篇的聲音的時候我們很高興」。

（喬士譯）



小說

巴夫連柯
(П. Павленко)

「地雷狂想曲」

(“МИННАЯ РАПСОДИЯ”)

—

斯米爾諾夫 (Смирнов) 上校，大聯隊的工程師主任，給我看一張紀述工兵營的戰鬥員喬奇·伏朗卓夫 (Георгий Воронцов) 的獎狀。

『你瞧，這個小夥子幹了些什麼！』他說道。

授予勳章的動機是用毫無才氣的官樣文章敘述出來的……那裏說明了，伏朗卓夫清除了許多德國地雷，後來又參加一個工兵坦克陸戰隊，引導一縱隊的坦克通過敵人的地雷陣地，並把德國人向一輛喪失了速度的坦克的齒輪下面投去的一束束手榴彈在半路上打開，因而保全了發生損壞的坦克……獎狀是做得很拙笨的。

『一次似乎是多了一點吧，』我說。

『這正就是因為壞的敘述才弄得擠在一堆的，』上校抗議道。『這裏不止一次戰事，而有好幾次呢。要是獎狀照規矩寫，伏朗卓夫就能獲得英雄的稱號了。』

「我不明白，這兒那一件是主要的：他領出坦克還是他打開手榴彈？」

「正巧沒有那主要的，」上校說道。『主要的——就是，他，你懂嗎，是一個真正的音樂家，他手裏有一個地雷搜索器——一個驚人地準確的樂器。他（它）●還險些兒被人家偷出了營呢。』

「地雷搜索器呢，還是伏朗卓夫？」

「當然是伏朗卓夫。因為他既保全了坦克並且能够在一夜之間修好機器，坦克車手們並且把他帶去替代受傷的無線電員，——順便一提的是這個無線電員正又是這伏朗卓夫背到後方去的，——並且把他帶在身邊三晝夜，怎麼也不捨得放還。」

「他怎麼，還是一個無線電員？」

「他不是什麼無線電員，祇是一個很好的小夥子，能够把坦克從任何危險裏救出來，坦克車手們和他待在一塊就安心。」

「得寫一篇好好的獎狀，」我說，『要把一切都寫在上面。』

「反正獎狀是要落後於事實情形的，因為工兵的英勇精神，照我的意見，是描寫不盡的。」於是上校把兩隻手的手指在我面前一攤。

「造橋鋪路的是誰？工兵（他在右手上面屈起了兩個指頭）。汲水的是誰？建築防禦綫的是誰？架浮橋的是誰？（現在他的右手已捏成了拳頭，於是他拿起了左手。）敷設自己的地雷防綫的是誰？清除敵人的地雷綫的是誰？偵察敵人防禦綫的南方的是誰？把坦克領過地雷區域的是誰？」

「獎狀可並不是工兵的紀事冊呀，」我反對說。

「當然囉，獎狀並不是紀事冊，也不是給百科全書寫的文章，可是，要是一個人每天都在做這一切的事情，那末我應當不應當寫下這些事呢？」

「需要拿一件或是兩件最顯著的偉蹟，描寫一下他是怎樣完成它們的，這就是一切了。」

「可是工兵，你得相信我，是沒有絲毫顯著的事情的。工兵——這是戰爭的鑛夫和煤礦工人，他永遠是在地上的。工兵替坦克清除了道路

● 俄文中男性的『他』和『它』沒有分別，故有下面的發問。

，於是坦克衝到敵人的前方。讚美誰呢？坦克車手。確實的，他們是好漢。還有一種情形，當弗里茨[●]的坦克陷入了我們的地雷陣地並且陷入了我們砲台的砲火之下，勝利是屬於誰的呢？屬於砲手們。怎樣？對的，當然的。是他們轟倒了弗里茨！戰鬥員們不鬧肚子痛，因為他們是喝那從有着清潔的水的井裏汲出來的水，大家都向醫師握手，可是井是誰掘的？工兵。』

『這並不都是那樣的。』

『我也沒有說，是「那樣的」啊。可是描寫工兵的偉蹟，老弟，總不是容易的。工兵的偉蹟總是流進了別人的成就裏，並且在它裏面消融得點滴不剩的。這就是問題的癥結。』

喬奇·伏朗卓夫的工兵營是以整條戰線上最優秀者之一而著稱的，它是難以捕獲的：因為它不時從一個地區調到另一個地區去。但是有一次我却完全偶然地和這著名的營做了鄰居。它在接受補充並且似乎在憩息。然而，反正一樣，白天，它的戰士們便像貓頭鷹一般地睡覺，可是一到夜裏，（『工兵乃是一種夜鳥』）他們就『彈奏』起地雷搜索器或是爲了訓練新人而玩『地雷的配心思』[●]了。

前綫奉到命令，這一營裏剛有幾十個戰士和指揮員榮獲勳章和獎章。

這一命令掛在營部小屋裏的牆上。命令附近聚集着人羣。勳章本身還沒有領到，可是營裏大家都紛紛議論，誰已經是勳章佩帶者，誰還沒有。

大部分的褒獎都落到了中尉鮑里斯·尼柯拉葉維赤·席姆楚士尼柯夫（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Жемчужников）的英勇的一連身上。現在它正把自己的經驗轉告給補充進來的人員。隨着黑暗的降臨，實地的教習開始了——敷設地雷陣地和搜索『敵人的地雷』。

伏朗卓夫——他營裏的『奧伊斯特拉赫』（“Ойстрах”），『雅夏·海斐茨』（“Яша Хейфец”）和『布西亞·戈爾德斯坦』（“Буся Гольдштейн”）[●]——也帶着地雷搜索器在表演自己的工作。十三

- 弗里茨是德國人常用的名字，此處即指德國人。
- 配心思（Patience）——一種一人玩的紙牌戲。
- 奧伊斯特拉赫，戈爾德斯坦是蘇聯現代著名的提琴家，海斐茨，留美波蘭提琴家。

枚戰利品的地雷敷設好了，於是伏朗卓夫就和一個新人配對地耙着指定的一塊地。

『地雷要裝上火藥嗎？』攝影記者發生興趣了。

『這要按照情勢而定的，』席姆楚士尼柯夫一面說，一面諦聽着那展開在「工兵首先需要什麼」的題目上的談話。

『工兵最難的工作是在夜裏，在敵人的砲火下面。無論是聽覺，無論是視覺這裏都不值一錢了。要緊的是一雙手。』指揮員中間的一個熱烈地斷言道。

高級政治指導員阿普列相（Апресьян）堅決的反對他：

『即使你有八隻手，可是如果沒有聽覺，那你仍算不了什麼工兵。』

一個戴着很大的，滑到眼睛上的鋼盔，身子和步槍一樣長的人走了進來。

『你就問他，他！』阿普列相喊了出來。『喂，你自己說，對你什麼東西比較重要，聽覺，視覺，還是雙手？這是伏朗卓夫。』他向我解釋道。

戴大鋼盔的人難為情地聳聳肩。顯然他不懂出了什麼事情。

他低聲地解釋，他是從切里亞賓斯克（Челябинск）來的一個專門的牛乳技師，清除地雷他很愛好。

『愛好是什麼意思？』我說。『這又不是手藝。』

伏朗卓夫以一個聾啞者的疲倦的笑容微笑了一下。

『您清除了多少德國地雷？』我問道。

『伊凡·謝妙納奇（Иван Семеныч）說——已經翻出過五千。從開戰的日子起。祇是我不知道，準確不準確。』

『這伊凡·謝妙納奇是誰？』

但是伏朗卓夫今天所有的話似乎都完了，——就像馬霍爾加（Махорка）●完了一般。

要從他那裏得到回答已是不可能的了。

二

● 馬霍爾加——一種劣等的烟草。

『當工兵在地雷上工作得很好的時候，是肅靜的。那時我們就說：「地雷狂想曲」開始了。就是說，他是平安地帶着地雷搜索器在爬，並且在它上面彈奏着一支祇有他一人聽得到，而傳到我們耳際的祇是成了寂靜的旋律，』工兵中間的一個莊重地說道，『顯然，他是一個有嗜好的音樂家。』

直到現在我們還不能決定『地雷狂想曲』的形式是好還是壞，但是我很快地就接受了這形式，——很清楚，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工兵們是喜歡音樂的對照的。

狂想曲？牧人的歌曲——在空闊無人的田野的寂靜裏的狂想曲，自生自滅，沒有聽衆，爲自己唱的歌。

那有什麼呢，也許是相似的……

已經晚下來了，淡紫色的高原把它褶皺伸直成一個均勻的朦朧的空間。十米突以外，看不見人。那些現在要由伏朗卓夫清除乾淨的地雷已經埋在下而。這是德國專炸坦克的『TM-35』——奸壞的東西。它們除掉上面的一個基本的爆炸紐以外，還有一個補充的——在旁邊或是在底上。一根纖細的導綫可以把這個補充爆炸紐和鄰近的地雷聯結起來或是把自己的地雷支持在地裏，這樣說是『拋了錨』。這種組合得用三十米突長，末端有凹爪錨，繩索去拔取。地雷可以成雙或是成四，可以配置成一排或是兩排。那經驗豐富的地雷工兵在我們前排列的『配心思』有很多種類，變體和圖樣。白天猜測最複雜的『配心思』是一樁並不複雜的事情，可是夜裏，對一個不熟練的人說來，這却是一種和死神玩的瘋狂遊戲。

和喬奇·伏朗卓夫成對走的年輕的工兵扶正着地雷搜索器的聽筒並張望着，好像地雷不時綁住了靴子的後跟一般。可是伏朗卓夫却有耐心地調節着地雷搜索器。如果這個東西不調節到靈敏點，以使它向地雷發出一定高度的音，那末工兵就得步步停下來去從地裏掘出任何的廢物了，地雷搜索器的聲音應當是絕不錯誤的。讓它隨心所欲地對任何金屬片發出洪洪的聲音也，但是在地雷的面前它却應當帶着那種所賦予它的特性咆哮起來，並且應當發出，舉例來說，真正的C變調，而無論如何不單單是真正的C調。

伏朗卓夫調節好自己的『斯特雷狄伐柳司』^①，以輕輕的揮動開始斬削着靠近地面的空氣。他移動得很快。猛地一停，他止步了。地雷搜索器的映幕在同一個地方旋轉着。地雷觸摸到了。伏朗卓夫跪了下去，跟着俯臥下去，而在放下了『斯特雷狄伐柳司』之後，就用指頭最輕微的撫觸開始搔耙和撥去泥去。這裏已是可愛的地雷了。現在祇要確定：它是單身的還是同別的聯在一起的。他的手指像理髮匠的剪刀那樣迅速地工作着。地雷的尖端已經有三分之二露出了。剩下來的祇要在它下面挖掘，檢驗一下，那裏有什麼東西在它的底部。嚇！導線是從底部通到什麼地方去的。補充的爆炸紐很快地就入了伏朗卓夫的掌握。現在得沿着細導線去拜訪『鄰居』了。停！還有一根通到旁邊的導線落到手中。看來，一束地雷是佈成星形的。這一假定很快地就由地雷搜索器加以證實了。確實的。是星形。現在輕鬆些了。手指像鋼琴家的那樣閃動着……

政治指導員阿普列相俯身附着我的耳朵說道：

『當清除地雷在敵人的砲火下面進行的時候，得登在發掘出來的地雷的上面，用自己的身體去掩護它，使在它沒有抽去火藥之前不會有什麼碎片碰到它。』

『唔，那末在這種鬼一般的黑暗裏，又怎樣替自己敷設地雷呢？』

『沿着一根綫。打進一根棍子，放出一根綫，要拉着綫爬。要是你迷了路，那末你就會炸死的。就是這樣的法則……不過完全的黑暗也是不會有的。』

『怎麼不會有！』我說道，一面把自己的雙手伸在自己的面前，就剎時間喪失了它們的形狀。

『我們現在不是在德國人的砲火下面。』政治指導員說道。『可是在砲火下面，那就照得非常的亮，工作起來就容易些了……祇是那個時候，當然，另一個問題要出現了。』

『什麼問題？』

『性命攸關的問題啊。』他笑道。

現在，當伏朗卓夫和新人倆已經卸除了二十枚地雷的火藥並且用棍

① 『斯特雷狄伐柳司』（“Stradivarius”）——義大利斯特雷狄伐柳司氏所製的梵啞鈴等弦樂器。